

Frankfurt 機場人山人海，行李山積，登機手續煩瑣，午刻十二時半起飛，飛行七小時半，於下午八時許抵紐約，紐約較西德時間晚六小時，為紐約下午二時許，於今科學昌明，交通工具日益發達，朝發夕至，本團同人分道揚鑣，於此判別。

十、倦遊歸來

紐約 John F. Kennedy 國際機場入境，持美國護照者手續簡捷，檢驗護照蓋章入境，行李放行，由國際站區 International terminal 轉國內站區 Domestic terminal，有 Airline Connection Bus Service 公車接駁，轉機飛新墨西哥州 Albuquerque, New Mexico，飛行四小時許，新墨州較紐約又遲兩小時，下午八時許到達，西德已翌晨四時矣，有此時差，一日夜不眠不休，歐遊德奧瑞士，日行數百哩，氣候變幻頻繁，陰晴風霧雨雪，兼而有之，山水湖沼川澤，所見不鮮，登泰山而小天下，浮生若夢，倦遊歸來，還是家裏好。

前度借內子歐遊隨筆刊於本刊第 268 期，本年六月再度赴歐觀光，甫就記憶所及，再述續記，公諸旅遊同好，以誌鴻爪。與上期友聲吳慶源學長伉儷歐洲遊，觀光城鎮行蹤有異也。

一九八一年六月於美國新墨西哥州

跌 跤 會 潤 琛

辛酉端午節，梅雨多泥濘。翌日天轉陰，間步人行道。
衰年反應遲，地滑竟未曉。兩手失支撐，全身向前倒。
額破如點睛，膝割若剝棗。茫然徐起立，急診當趁早。
醫囑臥三天，靜養莫煩擾。肢體未折損，所慮在傷腦。
數日匆過去，夷然無異兆。經此小挫跌，七十應服老。
陰雨不終朝，陽光有時好。禍福生旦夕，何苦尋煩惱。

蘆 山 行

— 廖 慶 豐 —

端午節前一個週末，五月三十日、卅一日兩天，電信63級同學在林仕國學長的召集下有林斯穎、管松照、李宗裕、吳振乾、廖慶豐、張根和、黃鴻欽、呂炳和等携朋帶眷的一行廿三人，浩浩蕩蕩的由臺北發車南下。

上午十時半左右行經新竹交流道，下到光復路清大門前接張根和小倆口，因天雨未能走馬至光復校區，只能在南行交流道上遙望新建圖書館上的鐘樓。

午十二時半，到達臺中公園，在滂沱大雨中找了家飯館，席開兩桌。一時半續向埔里出發，車上老歌、新歌、民歌及童謠全部出籠，林仕國且用超音波控制的拍立得相機為每對學長學嫂們留下雙雙儷影。

午四時半，經霧社到達蘆山，下榻陳家堡大飯店。大伙在雨中乘車耗了不少時辰，此時皆迫不及待的洗溫泉去也。

晚餐是在「堡」中吃的，道地山珍海味，外加土產水蜜桃。飯後眾學嫂家事座談，學長們則看電視或拱豬，筆者與老乾一家，阿穎與小李一家，雙打採三盤兩勝制，兩局下來小李他們輸了一頓消夜，外帶早餐，可惜時值週末，銀行公休，這兩張支票都沒有兌現。

次日行程原定前往清境農場，可是早上起來就聽說山崩路不通，回臺北都成問題，大伙無事就地採購水蜜桃，每家少說也買個十來斤，準備回臺北當中盤。

午后三時，路尚未通，到派出所打聽，也因轄區不同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林學嫂準備撥電話回臺北找代課的了，大有再住一宿的打算。至四時仍無好消息，只好要求司機開下山試試，原想徒步過坳方進霧社再作打算

，在車上大家猛吃桃子，一來因「桃補人」熱量高可充饑，二來準備徒步，為免提携之苦，只好中盤不當改做內銷，以求減輕重量。

到達離霧社一公里處，看到一隊工程人員正在搶修坍方，只要老天不再下雨，大概可以挖通；等到五時終於可以通過了，大家紛紛向施工人員鼓掌致敬；通過霧社未作停留直下埔里，沒想到一波剛平又來一波，才走三、四公里又被另一處坍方擋住去路。

此處地基不穩，原先就築有「蛇籠」保護，奈何連日春雨土石鬆動，一坍不可收拾，聽幾個當地人說，這一大片土沒有兩三天是挖不乾淨的，心裏涼了半截，後來老乾和阿國跋涉過去，看看有沒有車子可以接駁；他們回來後還通知大伙脫鞋子，捲褲管準備走過去時，公路局的工程車連同怪手疾馳而來，大有兩三下就給它清潔溜溜的氣勢，我們只好暫且按兵不動靜以待變。

突然圍觀的人羣大呼小叫，原來山頂上的土石經不起推土機的震動，兩顆巨石滾滾而下，幸而墜落路中時人車皆未損傷；驚魂甫定，又是一聲尖叫，抬望眼，整塊約一坪大的土塊，連同上面的幾株樹一齊滑落，幸而滑行三步左右被其它樹擋住才沒有墜落下來，此時陷在落石區正下方的人車紛紛倒退走避。

工程人員在安全地區觀測了十幾分鐘，再度派出怪手去挖清路面上的土方，這樣子幾番折騰，終於在六時半開挖完成，車隊小心翼翼的通過，結束了驚險的場面。

七時一刻，在埔里加油站略事整頓，就直奔高速公路泰山休息站；回到臺北重慶交流道已經是夜裏十一時了。

此次雨中蘆山行，是大伙畢業七年後第一次長途旅遊，風雨同舟更見真情，再加上親眼目睹石破天驚的一幕，心想創世紀的第一章大概就是這番情景罷，特為之記。

民生第一

——雲南心影之八——

邱子靜

縣志記載

地方秩序安定下來，我想到各鄉鎮去看看，以了解宜良縣的山川地形、民情風俗以及物產名勝。事先我翻閱宜良縣志（民國九年編手抄本），那上面載：

宜良縣在省東少南，東西廣六十里，南北長一百里。…滇疆跬步皆山，而宜邑附郭，獨多膏壤，道接會城，路通兩粵，牽車服賈，往來雜沓，亦儼然一巨鎮也。守此土者扼匡山之險要，臨大池之長流，淵淳嶽峙，勢固金湯。凡勸農敬教戢暴誥戎，當思所以奠安斯民者。

宜良一邑，自漢及隋俱屬益州郡。唐初號羅哀籠，貞觀間置匡州。至段氏竊據，始改匡州為紀良州。元初置匡州，後又改州為縣，迄今因之。沃野百里，民居稠密，地利五穀，固省會東南之屏障也。…蜀漢建興三年乙巳丞相諸葛亮南征，駐兵於宜良南山小石頭，後人因名曰諸葛嶺。

上面是關於宜良歷史的簡單說明。

大池江在城東五里，俗號大河，為南盤江上流，發源霑益花果山，經曲靖、陸良、路南等縣，盤折數百里始西流入境。

明湖，俗名陽宗海，其界半屬濠江管轄，半屬宜良管轄。周廻七十餘里，雲水滄茫，深不可測。相傳有豬婆龍居其間，盪舟不敢中泛。東西兩岸，山勢陡絕。明洪武中，西平侯沐春在鎮七年，於雲南大修屯墾，闢田三十餘萬畝。

文公渠，清雍正七年鄧文端公以縣轄高田缺水，窪田受潦，檄知